



74
6640
31



74
6640
31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廣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古禮七十八

宗廟制度

史記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
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
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
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
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
祖廟

蕙田案秦羣臣七廟之議與古禮合

五禮通考卷七十八 宗廟制度

木下中也
寄贈

91-0708

右秦廟制

史記蕭相國世家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蕙田案漢初未有追王立廟之事況是時天下未定耶相國何所立當是因秦之舊而存其規制耳

漢書高祖本紀十年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

蕙田案此郡國立廟之始由是西漢宗廟之禮紕謬相沿仍而難正矣

又案史不言京師立廟事豈因蕭何所建而奉主以祠耶郡國立廟乃是創見故特書之耳



史記高祖本紀十二年四月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漢書禮樂志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

叔孫通傳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閒往師古曰非大朝

時中間小謁見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清曰作復道方始

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日反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

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于眾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

游衣冠如渚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于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于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矣

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交獻通考胡氏寅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藝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踴煩民而策復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歸於太廟者則通說啟之矣
楊氏復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復道又請以復道為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親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為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祠於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于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自可不言及其成也不為木土而為之象不為神祇蒸嘗之禮而行一酌之奠

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變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受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祗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蕙田案原廟尤為不經啟後世瀆神隳禮之弊者叔孫實始作俑胡氏楊氏論之審矣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高廟在長安縣西北十三里渭南

三輔黃圖高祖廟在長安西北故城中關輔記曰秦廟中鍾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三輔舊事云高廟鍾重十二萬斤

文獻通考漢舊儀高廟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堂上東西五十步南北三十步祠日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鍾十枚聲聞百里寢廟者象生有衣冠履帶几杖起居日四上食卧牀帷帳原宗廟者朝廷行大禮封拜

諸侯王耐金原宗廟在北城外游衣冠嘗百果

漢書文帝本紀四年秋九月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

之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使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渣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弗徇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木不作城郭字應說近

景帝本紀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慾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

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蕙田案太祖太宗議是

中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

史記正義括地志德陽宮漢景帝廟在雍州咸陽縣

東北二十九里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武帝本紀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

便殿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

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上素服五日

文獻通考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案春

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

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

也故定公二年兩觀災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四年

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

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

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

魯所災同天災若語陛下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

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

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

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

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

況大臣乎此天意也

真氏德秀曰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

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

之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

耶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橫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

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痛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

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

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

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

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謀反不過數人而坐

死者若是其眾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

馬氏曰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此正

論也春秋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公羊傳亦謂毀廟不當復立故災若引是為對革正

宗廟之重複褻慢不如禮者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則

五元通考卷之六
五
不至流傳元成之時樂因循而憚改作以來眾議之紛紛矣今舍所當言而他及其非所宜何哉

宣帝本紀本始二年夏五月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脩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文獻通考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

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其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守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元康元年夏五月立皇考廟

元帝本紀永光四年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韋元成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
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

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
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
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
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
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
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
與諸帝合凡三十所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
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
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
迺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
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
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
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

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
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
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
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
心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
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
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
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
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奏可因
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
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

文獻通考永光四年御史大夫貢禹奏罷祖宗皇后位坐獨祭皇帝而已

蕙田案罷郡國廟是

永光五年冬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建昭元年冬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韋元成傳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

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

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于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讓固辭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

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可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脩上亦不改也明年元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脩

奏可

蕙田案元成奏罷寢園是謂天子五廟非

五年夏六月庚申復戾園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

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

郊祀志元帝好儒貢禹韋元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
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元成
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
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

韋元成傳元成罷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
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
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
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甯思育休
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

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
爲尊祖嚴親也今賴祖宗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
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
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
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
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
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
之義以民爲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
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
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
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
慎宜蒙祐福惟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
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

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
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
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
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
立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開歲而禘其道應天故
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
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
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
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
脩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
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
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乃敢不聽
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

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
受茲福乃有不能供職之疾皇帝願復脩立承祀臣
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
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
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
尙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
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
以奉先祖皇天不佑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當深受
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
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
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初上
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

未毀上於是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

容齋隨筆匡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祝冊相似而不爲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于本傳惜而不知其善可也

元帝本紀竟甯元年春三月癸未復孝惠皇帝寢廟園
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五月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
韋元成傳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成帝本紀河平元年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

韋元成傳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

平當傳自元帝時韋元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脩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脩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及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世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

文獻通考馬氏曰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

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

圖書集成哀帝建平元年定迭毀之禮仍以孝武爲世宗廟

韋元成傳哀帝卽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

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
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
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
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
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
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
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爲中國害
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
患且無甯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
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
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
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

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
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甯之時迺
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
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
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
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
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
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
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
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
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
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
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

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

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

日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會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墀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貢禹傳禹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為御史大夫數月卒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

漢書平帝本紀元始四年夏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

蕙田案漢承秦倣七廟之典不修昭穆之禮不備其尤不經者原廟也寢園也郡國廟也

瀆亂繁雜三代之禮於焉盡矣元帝銳意復古貢禹始有毀廟及罷郡國廟之議而韋元成等卒成之至劉歆建宗不在七廟數中之說而後三昭三穆之序乃定漢廷經術之效於斯鉅矣乃或可而不行或廢而再復終使宗廟大禮竟漢代莫之能正惜哉

觀承案秦漢之際古今一大變也唐虞三代之禮制幾埽盪無餘然秦有天下不過十有餘年而漢遂承之其時去古尚近若能考尋遺迹以復三代之制亦不難原廟寢園郡國廟固不應經典然宗廟之制尚存但去其不合立者而廟制自可復也匡貢韋劉之徒議論鑿鑿已漸有復古之兆惜乎東京明章二

三禮通考卷之六
帝正當經學大盛之時而新主升祔不別立廟相沿爲同廟異室之制而七廟自此而未
能復矣

右漢廟制

文獻通考時王莽爲安漢公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奉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簋食堂旣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旣至見孝元廟廢撤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

而罷

漢兵起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漢書王莽傳莽地皇元年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爲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脩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甯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新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

崔發張邯說葬曰德盛者文縟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葬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墜云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威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威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櫺飾以金銀瑠文窮極百工之巧帶

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地皇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葬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著角長三尺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為鄆淡里附城

右漢廟附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二年正月壬子起高廟於洛陽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大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

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鄧禹傳禹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三輔故事光武至長安宮闕燒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爲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祭事謂之高廟

中元元年四月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明帝本紀中元二年有司奏上光武皇帝尊號曰世祖祭祀志明帝卽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

文獻通考東漢制高廟令一人六百石守廟掌案行埽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漢儀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

寸木用柴

明帝本紀永平十八年八月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弗開脩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章帝本紀永平十八年八月卽皇帝位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僮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庶爲憂不以天下爲樂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子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

孝蒸蒸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

可

祭祀志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卽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

東觀書章帝初卽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念思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追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

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合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卽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棖梅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

章帝本紀章和二年春正月壬辰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和帝本紀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三月辛酉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戒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四月丙子謁高廟丁丑謁世祖廟

祭祀志章帝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於世祖廟朱子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

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邱氏濬曰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爲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百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

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乎臣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
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
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
兄弟相繼者合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
禮所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植祭夏秋冬則禘祭如
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
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卽釋歷
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各得自伸
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
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禘之意至日各迎其主合
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禘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
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禘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
年一禘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

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禘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
言雖爲人臣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
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禘之禮凡毀廟未毀
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
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
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
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
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
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
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禘以爲兩
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
此順翼宣三祖眞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
而禘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以

五禮通考卷之六
三
為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為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為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其左大禘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略得其彷彿矣傳曰非天子不議禮顧臣何人輒敢妄議蓋述所聞以比擬前代之制非敢以為今日可行也臣昧死謹言

蕙田案東漢明章廟制古今一大更易也五

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時移事異實有不能盡合古人之勢由後觀之殆如封建井田之難復矣朱子據經以立論乃尊祖敬宗之大義邱氏權宜以定規亦準今酌古之深心也

宗元案禮時為大但要根本不失制度即稍從時亦不妨朱子亦謂後有聖賢出必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也然廟制不比封建井田封建井田必合天下以定規則古今異勢一時誠有所難挽若廟制只就一方營構雖不免勞民動眾而所費尚非不訾後世如景靈玉清宮之類不惜金錢千百萬只移一宮之費以建七廟而有餘矣

三禮卷之六
三
殤帝本紀延平元年三月甲申尊孝和皇帝廟曰穆宗
安帝本紀延平元年八月卽皇帝位九月庚子謁高廟
辛丑謁光武廟

祭祀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尙嬰孩
故不立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

安帝本紀延光四年四月己酉葬孝安皇帝於恭陵廟
曰恭宗

祭祀志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
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其陵號稱恭宗
順帝本紀建康元年八月遺詔無起寢廟

祭祀志上順帝尊號曰敬宗

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
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

以崇元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
坐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敷慎終有始有卒
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
威儀維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
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質帝本紀永嘉元年正月迎帝入南宮卽皇帝位甲申
謁高廟乙酉謁光武廟五月丙辰詔曰孝殤皇帝卽位
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
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
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
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

周舉傳舉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廟
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

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

桓帝本紀本初元年迎帝入南宮卽皇帝位秋七月辛巳謁高廟光武廟

祭祀志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

靈帝本紀建甯元年二月辛酉上孝桓帝廟曰威宗庚午謁高廟辛未謁世祖廟

祭祀志桓帝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卽位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決疑要注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於世祖之廟一世爲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爲壇三世爲墀四世爲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世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墀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禮也

蕙山案壇墀之禮仍祭法之訛也

獻帝本紀初平元年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

皆請除尊號制曰可注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

祭祀志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

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

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

宗及近帝四凡七帝注袁山松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

文獻通考馬氏曰西都郊祀之制因秦五時未嘗有祭天之禮東都宗廟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

法此二失者因循既久不能革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定七廟之法至董卓而後定蓋權姦擅國意所欲行不復依違顧忌故反能矯累代之失然禮雖稍正而國且亡矣可勝慨哉又曰蔡邕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為七廟其說似矣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案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功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也安其曾祖也和其高祖也今舍其高曾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預然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絕安帝以清河

王之子入繼和帝順桓二帝以河閒王之孫入繼安
帝靈帝以河閒王之曾孫入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
子爲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祖曾
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來既入嗣大
位卽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
往往於大宗私親陰有厚薄伯喈豈亦習聞時指陰
有諂附耶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
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豈得爲知
禮者乎

蔡邕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
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
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
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是皆其文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於墓側
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
備皆古寢之意也居西都時高帝以下每帝各別立
廟月備法駕遊衣冠又未定迭毀之禮元帝時丞相
匡衡御史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毀先
帝親盡之廟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
孝宣爲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祀其餘惠景以下皆
毀五年而稱殷祭猶古之禘祫也殷祭則及諸毀廟
非殷祭則祖宗而已光武中興都洛陽乃合高祖以
下至平帝爲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元帝於光武
爲禰故雖非宗而不毀也後嗣遵承遂常奉祀光武
舉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孝明遺詔
遵儉毋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

承藏主於世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
廟孝明日顯宗孝章曰肅宗自後踵前孝和曰穆宗
孝安曰恭宗孝順曰敬宗孝桓曰威宗惟殤冲質三
少帝皆以未踰年而崩不列於宗廟四時就陵上祭
寢而已今洛陽諸陵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
四時日上飯太官送用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
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天子以正月五日
畢供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
諸侯家婦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
郡國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尚書官屬陞西
除下先帝神座後大夫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穀價
四方災異欲皆使先帝魂神具聞之遂於親陵各賜
計吏而遣之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

祖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也四時宗
廟用牲十八太牢皆有副倅西廟五主高帝文帝武
帝宣帝元帝也高帝爲高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
宗宣帝爲中宗其廟皆不毀孝元功薄當毀光武復
天下屬第於元帝爲子以元帝爲禰廟列於祖宗後
嗣因承遂不毀也東廟七主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安
帝順帝桓帝也光武爲世祖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
宗和帝爲穆宗安帝爲恭宗順帝爲敬宗桓帝爲威
宗廟皆不毀少帝未踰年而崩皆不入廟以陵寢爲
廟者三殤帝康陵冲帝懷陵質帝靜陵是也追號爲
后者三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葬北陵安帝祖母也
清河孝德皇后安帝母也章帝梁貴人曰恭懷后葬
西陵和帝母也安帝張貴人曰恭愍后葬北陵順帝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八
母也兩廟十二主三少帝三后故用十八太牢也漢家不言禘祫五年而再殷祭則西廟惠帝景昭皆別祠成哀平三帝以非光武所後藏主長安故高廟四時祠於東廟京兆尹侍祠衣冠車服如太常祠行陵廟之禮順帝母故云姓李或姓張

惠田案伯喈獨斷序兩漢帝后廟寢最悉附存以備考

右東漢廟制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八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龔燾秦惠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廣曾

參校

李太保總督蘇都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朱堯

吉禮七十九

宗廟制度

三國蜀志先主傳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注臣松之以爲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爲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

通鑑綱目昭烈帝章武元年夏四月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尹氏起莘曰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繼統又適當屬繫人心之始
綱目書此蓋與光武即位二年書立宗廟祀稷于洛陽同意

蕙田案宋書禮志云備代紹而起亦未辨繼
何帝為禰亦無祖宗之號劉禪面縛降魏北
地王謀哭于昭烈之廟則備廟別立也愚謂
諸葛亮云將軍帝室之胄是備之為漢帝後
無疑祫祭高皇帝以下則實有祖宗之號可
稱非朱子綱目正名定分則大統何自而明

一統志云昭烈帝廟
在成都府城南二里

又案以上蜀漢

晉書禮志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
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
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
也後雖進爵為王無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

月追尊皇祖為太王夫人曰太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
受禪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

三國魏志文帝黃初四年註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
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
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
毀也

三國魏志明帝本紀太和三年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
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
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
廟

晉書禮志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
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
士沛國譙人曹萌曾祖高皇子騰祖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

特一廟百代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土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其一廟猶為四室而已

三國魏志明帝本紀景初元年夏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晉書禮志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為魏烈祖于太祖

廟北為一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三國魏志明帝紀述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于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教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于是乎失正

蕙田案以上魏

三國吳志孫亮傳太平元年春注吳歷曰正月為權立廟稱太祖廟

宋書禮志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為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所發吳芮冢材為屋未之前聞也于建業立兄長沙桓王策廟于朱雀橋南權卒子亮代立明年正

月于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序

蕙田案以上吳

右三國廟制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二年春正月丁亥有司請建七廟帝重其役不許秋七月辛巳營太廟致荆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冬十一月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辛卯遷祖禰神主於太廟

禮志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為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

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為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

蕙田案唐虞禪讓舜宗堯廟承其統緒而別

立親廟于虞國所以公天下也晉之篡魏豈可倫擬羣臣據以為比妄矣况虞氏不改唐廟宗堯也晉用魏廟乃自祭其祖亦不同矣

通典晉武帝即位權立一廟後用魏廟追祭征西將

軍章郡府君名鈞字升平鈞之子名景章郡太守字公度章郡上一字為代宗廟諱除也潁川府君景之子名

京兆府君儁之子名防京兆尹字建公生宣帝與宣帝景帝文帝為

三昭三穆

文獻通考廟制于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

高三尺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神主尺二寸后

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通典太常博士孫毓議云考工記左祖右社孔子曰

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禮諸侯三門立廟

宜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

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宜為殿皆如古典

蕙田案孫毓議是

晉書武帝本紀咸甯元年冬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

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禮志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於太廟周漢未有

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

蕙田案公主祔廟尤非禮矣

武帝本紀太康八年春正月太廟殿陷九月改營太廟

禮志太康八年因廟陷當改修創羣臣又議奏曰古者

七廟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

室於禮無廢於情為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

蕙田案同廟異室之制定于此矣

晉初仍魏無所損益至太康九年始建宗廟
武帝本紀太康十年夏四月太廟成乙巳遷神主於新
廟帝迎於道左遂祫祭大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廟者二
等

禮志太康十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
制猶如初耳廟成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於新廟
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

賀循傳有司奏琅琊恭王宜稱皇考循議云禮子不
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

元帝本紀太興三年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爲敬皇
后辛酉遷神主於太廟

禮志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
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竝祔廟元帝世懷

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帝
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劍別祠弘訓宮不列於
廟元帝既卽尊位上繼武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
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湮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
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
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於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
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
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
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恆言
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
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
士傅純竝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
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

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拘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通典兄弟相繼藏主室議晉太常華恆被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恆案前議以爲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

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臣爲聖朝已從漢制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等竝以爲惠懷愍三帝別立寢廟臣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亦無常數據殷祭六廟而有三祖三宗不毀又漢之二祖寢廟各異明功德之君自當特立若繫之七室則殷之末代當祭禰而已準之前議知以七爲正不限之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章郡潁川宜全七代之禮案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廟今宜爲京兆以上別立三室於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於禮爲安驃騎長史溫嶠議惠懷愍于聖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之禮夫臣子一例君父敬同故可以準於祖禰然非繼體之數也案太常恆所上欲還章郡潁川以全七代愚謂是宜又求京兆以上三代

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溫嶠爲王導答薛太常書曰省示并博士議今明尊尊不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北面而臣愍帝及終而升上懼所以取議於春秋今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耳而下愍帝於東序若案尊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爲父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案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無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唯慮廟窄更思安處宜令得竝列正室又荀崧與王導書曰三年當大禘愍帝以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君卽父也此爲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是懷帝之父二代便重四代所以爲疑處也答曰意謂君位永固無復還子位之理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亦不以一君爲一代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耶今廟尙居上祀何

得居下若暫下則逆祀也孔衍議別廟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博士傅純議云議者旣欲據傳疑文又欲安之陰室據傳則所代爲禰陰室非禰所處此矛盾之說夫陰室以安殤主北向面陰非人君正位更衣者帝王入廟便殿當歸盛位漢明以存所常居故崩以安神而議者謂卑於陰室實所未喻惠懷愍宜更別主廟元帝崩溫嶠答王導書云近詔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今坎室窄其意不過欲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明帝崩祠部以廟過七室欲毀一廟又正室窄狹欲權下一帝溫嶠議今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爲一代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於恩旣順於義無否至於廟室已滿大行

皇帝神主當登正室又不宜下正室之主遷之祧位自宜增廟權於廟上設幄坐以安大行之主若以今增廟違簡約之旨或可就見廟直增坎室乎此當問廟室之寬窄其廟室寬窄亦所未詳

晉書賀循傳循拜太常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尙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

祖宜遷也下世旣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尙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旣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旣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

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尙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旣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旣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初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旣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

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尙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

通典天子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東晉元帝建武中尙書符云武帝崩遷征西府君惠帝崩遷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於禘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於常居之室則不可共以尊卑之分義不可躡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爲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世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

其室藝黷非殊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
司所列惠帝之崩當已遷章郡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
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
以代爲正下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
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
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
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
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
元帝義取於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
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
庚蔚之謂爾時愍帝尚在關中元帝爲晉王立廟猶以愍帝爲主故上至
潁川爲六代懷景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毀是以見位餘八也
循又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
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案殷

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
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
明不數兄弟爲正代

禮志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
故有坎室者十也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於時
續廣太廟故三遷主竝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
荀崧傳元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
道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
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啟中興德澤侔于太
戊功惠邁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
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
隆中興中興之主甯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
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

不敢辭

宋書禮志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先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內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翦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殞首摧軀猶生之年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

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畱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表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別立室藏之至殷禘則祭於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尙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尙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壇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壇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

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於是撫軍將軍會稽王司馬昱與尚書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張憑議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案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繇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竝爲兄弟無所登降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

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

文獻通考馬氏曰漢光武既卽帝位以昭穆當爲元帝後遂祀昭宣元于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于長安使有司行事此禮之變也然其時漢已爲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夫誅王莽夷羣盜以取天下雖曰中興事同勦業又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于元成服屬已爲疎遠先儒胡致堂謂雖遠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春陵侯以下四親而祠之于義亦未爲大失者此也則成哀而下行旣非尊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于晉元帝以琅琊王而事惠懷愍簡文以會稽王而事成帝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旦入繼大統卽以漢世祖爲比

遽欲自尊而於其所嘗事之君於行爲姪者卽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耶況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廟還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廟者不幾有同兒戲乎

蕙田案馬氏此說頗合情理

觀承案禮以得中爲貴光武之於大宗蓋過於厚者然與其過於薄也無甯過於厚觀晉元帝簡文帝及明世宗興獻王事乃知前人恪守舊防必不肯破壞阡陌者蓋非無謂

晉書禮志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實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

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援立則親迎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六世之上須前世旣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

孝武帝本紀太元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築太廟秋九月癸未新廟成

禮志太元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於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旣入廟設脯醢之

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
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義熙九年四
月將殷祠詔博士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琊王德文議
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
則宜毀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
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
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堂之首
欲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
西儲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
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時劉裕作輔意
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祠行事改制
宋書臧燾傳晉孝武帝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
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

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
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禮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
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
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元以爲祧
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
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
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
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若祧是文武之
廟宜同月祭于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
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爲貴者故傳稱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
也此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

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于下流替誠敬于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王雖爲太祖尙在子孫之位至于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旣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于卑坐臣以謂非禮典之旨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旣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

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竝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于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王旣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禮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于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于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叢議竟未施行

晉書桓元傳元篡位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于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元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元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于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烝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晏唯至亡時一哭而已舂服之內不廢音樂

蕙田案晉享國一百五十餘年宗廟昭穆祧

遷之禮屢議而未得其當者其失有三一在建國之初未定太祖之位而于一廟之中備三昭三穆之數夫有太祖而後有昭穆今晉未立太祖之廟竝祭文帝以上至征西是但有親廟而無祖廟其失一也景帝與文帝兄弟也宜爲一世乃分文景爲二世以充七廟之數其失二也武帝崩而遷征西懷帝登而遷潁川室則七而世維五皆由不知兄弟同昭穆之義其失三也惟賀循建議廟室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竝祭惠懷愍而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坎室有十蓋古人異廟晉則同廟而異室世不可缺不得不加坎室穆帝時祧四府君于西儲夾室而正室猶存十一

禮記卷之五
禮則四祖居太祖之上臧熹謂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四祖長享殷祫則永虛太祖之位斯言雖正而未施行是晉始終太祖之祭未正而昭穆祧遷之數未定也能不為當時議禮諸臣惜哉

右晉廟制

宋書武帝本紀永初元年夏六月即皇帝位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為穆皇后秋七月戊申遷神主於太廟車駕親奉
禮志武帝初受晉命為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事立一廟初祀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即尊位乃增祀七世在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

為七廟永初追尊皇考處士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

隋書禮儀志晉江左以後乃至宋齊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宋武初為宋王立廟於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

宋書禮志高祖崩神主升廟猶從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也廟殿亦不改構又如晉初之因魏也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合徐閏刺署典宗廟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雞竝用雄其一種市買由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犧不詳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勅太學依禮詳據博士徐道娛等議稱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雞斷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

司馬操議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
如學議春祀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
偏在一雞重更勅太學議答博士徐道娛等又議稱凡
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
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雞偏異相承
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
稱合參詳聞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雞
蕙田案據月令是古人犧牲牝牝並用特春
月不用者恐妨其孕字傷生氣耳當時議者
何以不及此意
又案以上宋
南齊書高帝本紀高帝建元元年六月庚辰七廟主備
法駕即於太廟

禮志太祖為齊王依舊立五廟即位立七廟廣陵府君
大中府君淮陰府君即邱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
后為七廟

文獻通考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右軍將軍承之母為昭皇后七
廟

蕭子顯曰晉用王肅之議以父景為其代上至征西
其實六也尋此意非以兄弟為後當以立主之義可
容于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
后為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常賀循立議以
後弟不繼兄故代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
以臧后為代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若據伊尹之
言必及七代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元之說
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闕宮之德周七非

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齊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南齊書禮志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譔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橐魚曰商祭鮮曰脰祭鄭注商量脰直也尋商旨裁截脰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橐皆全用謂宜鮮橐各二頭橐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議記稱尙元酒而俎腥魚元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橐各雙義無所法謹之議不行

惠田案以上齊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元年夏四月卽皇帝位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曰太祖十一月己未立小廟
隋書禮儀志中興二年梁武初爲梁公曹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卽祭五廟祠部郎謝廣等竝駁之遂不施用乃建臺於東城立四親廟并妃郅氏而爲五廟告祠之禮竝用太牢其年四月卽皇帝位謝廣又議以爲初祭是四時常祭首月旣不可移易宜依前剋日於東廟致齋帝從之遂於東城時祭訖遷神主於太廟始自皇祖太中府君皇祖淮陰府君皇高祖濟陰府君皇曾祖中從事史府君皇祖特進府君并皇考以爲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爲文皇帝皇妣爲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特進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

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六親廟爲七皆同一堂其庭而別室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天監七年舍人周捨以爲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則祭日應乘玉輅詔下其議左丞孔休源議玉輅既有明文而儀注金輅當由宋齊乖謬宜依捨議帝從之天監九年詔簠簋之實以藉田黑黍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二年夏四月京邑大水六月癸巳新作太廟增基九尺隋書禮儀志天監十二年詔曰祭祀用洗匱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宜窮精潔而一器之內雜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及三公應盥及洗爵各用一匱

蕙田案以上梁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卽皇帝位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文皇后戊子遷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廟隋書禮儀志陳制立七廟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神主祔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蕙田案以上陳

右宋齊梁陳廟制

北魏書太祖本紀道武帝天興二年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帝神主於太廟禮志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

啟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燾謹遣
啟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於皇天之靈自啟闢之
初祐我皇祖於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
光宅中原克翦凶醜拓定四邊冲人纂業德聲弗彰豈
謂幽遐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之懷希仰
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祐敢以丕
功配饗於天子子孫福祿永延啟等既祭斬樺木立
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
之咸謂魏國感靈祇之應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
里

永興四年立太祖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之
無常月是歲詔郡國於太祖巡幸行宮之所各立壇祭
以太牢歲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別廟於宮中歲
四祭用牛馬羊各一

蕙田案此與漢郡國廟同意

太宗本紀永興五年秋七月己巳還幸薄山帝登觀太
祖遊幸刻石頌德之處乃於其旁起石壇而薦饗焉賜
從者大酺於山下

神瑞二年二月甲辰立太祖廟於白登之西

禮志神瑞元年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
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及親
行貍劉之禮又於雲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
祀官侍祀

高宗本紀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世祖恭宗神主於
太廟三月己亥詔曰今始奉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又
於西苑遍秩羣神朕以大慶饗賜百寮而犯罪之人獨

卽刑戮非所以子育羣生矜及眾庶夫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是以周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化苟從近恩亦宜然其曲赦京師死囚已下

高祖本紀太和十五年夏四月己卯改太廟秋七月己卯詔議祖宗以道武爲太祖十月太廟成十有一月丁卯遷太廟神主於新廟

禮志太和十五年夏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仰惟先朝舊事舛駁不同難以取準今將述遵先志具詳禮典宜制祖宗之號定將來之法烈祖有勛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爲烈祖比功校德以爲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爲太祖與

顯祖爲二祧餘者以次而遷平文旣遷廟雖有六始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夫生必有終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於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預設可垂之文示後必令遷之司空公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不言詔曰理或如此比有閒隙當爲文相示十一月丁卯遷廟陳列冕服帝躬省之旣而帝袞冕辭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

孫惠蔚傳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

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案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于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尙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

肅宗本紀熙平二年七月己巳車駕有事於太廟禮志熙平二年七月戊辰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總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元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今七廟之後非直隔歸昨之靈五服

之孫亦不露出身之敘校之墳史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疎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爲屈今古罕有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豈所以楨幹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爲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絕而況曾祖爲帝而不見錄伏願天鑒有以昭臨令皇恩洽穆宗人咸敘請付外博議永爲定準靈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

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爲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別其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爲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案祭統曰有事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蕃號爲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

仍通其曾元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元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元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不宜復各爲例令事事舛駁侍中司空公領尚書合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爲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其其四廟之辭云未絕於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

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甯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元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總宗卽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疎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成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爲羣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爲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有所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元諸廟子

孫悉應預列旣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何得言狹也祖考未毀曾元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士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蕙田案三議以琰之爲得情理與宗廟敘昭穆之禮合靈太后從之是也

孝莊帝本紀永安二年二月甲午尊皇考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皇妣爲文穆皇后四月癸未遷肅祖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於太廟

臨淮王譚傳昌子彧字文若少有才學莊帝踐祚累

除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爲
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
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或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
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于光
武疏爲絕服猶尙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于聖
躬親實猶子陛下旣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
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
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威權
景王意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
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嗣文王成
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
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
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

曾奉贊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
君臣竝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
銳朝臣無敢言者唯或與吏部尚書李坤儁竝有表
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
舊軌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
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
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眷人
宅厯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旣帝業有統漢
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
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
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徧天下非關
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勳德所出雖
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

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其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旣同明有其室之理禮旣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其室也若專以其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旣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皇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人廟復勅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

蕙川案或之言甚正惜莊帝不納也

又案以上北魏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元年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

隋書禮儀志後齊文襄嗣位猶爲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貞公王祖太師文穆公王考相國獻武王凡四廟文宣帝受禪置六廟曰皇祖司空公廟皇祖吏部尙書廟皇祖秦州使君廟皇祖文穆皇帝廟太祖獻武皇帝廟世宗文襄皇帝廟爲六廟獻武已下不毀已上則遞毀竝同廟而別室旣而遷神主於太廟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二年冬十月丁卯文襄皇帝

神主入於廟

隋書禮儀志文襄文宣竝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眾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

北齊書孝昭帝本紀皇建元年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

蕙田案以上北齊

北周書孝閔帝本紀元年正月辛丑即天王位追尊皇考文公為文王皇妣為文后壬寅詔曰始祖獻侯啟土遼海肇有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廟為太祖

隋書禮儀志後周之制思復古之道乃左宗廟而右社稷置太祖之廟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毀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為德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祖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為五焉

蕙田案以上北周

右北魏北齊北周廟制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元年二月甲子即皇帝位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元明皇后丙寅修廟社

禮儀志高帝既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詢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禮上皇考桓王尊號為武元皇帝皇妣尊號為元明皇后奉迎

神主歸於京師犧牲尚赤祭用日出是時帝崇建社廟
改周制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
祧自高祖已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一日皇高祖
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祖獻王廟四
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
毀

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
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曰謹
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元注
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
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
二昭二穆而已元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
廟案鄭元義天子唯立四親廟竝始祖而爲五周以

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尊
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
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爲天
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
祖之父高祖之祖竝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
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
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爲五
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
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
預爲設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
矣光武卽位建高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
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

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閒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沒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以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元覽神武應期

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諸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爲不毀之法至於鬯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豕人處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旣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末其圖太祖高祖各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竝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毀之法詔可未及創制旣營建

洛邑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
高祖衣冠四時致祭於三年有司奏請準前議於東京
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玿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
後子孫處朕何所又下詔唯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
役遂復停寢

蕙田案自漢以後唯此議爲合禮

唐書褚亮傳亮入隋爲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
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
文武二祧與世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
迭毀

隋書煬帝本紀大業三年六月丁亥詔曰聿追孝享德
莫至焉崇建寢廟禮之大者然而質文異代損益殊時
學滅坑焚經典散逸憲章湮墜廟堂制度師說不同所
以世數多少莫能是正連室異宮亦無準定朕獲奉祖
宗欽承景業永惟嚴配思隆大典於是詢謀在位博訪
儒術咸以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區夏拯羣飛
於四海革凋敝於百王恤獄緩刑生靈皆遂其性輕徭
薄賦比屋各安其業恢夷宇宙混一車書東漸西被無
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來蘇駕羗乘風歷代所弗至辯
髮左衽聲教所罕及莫不厥角關塞頓顙闕庭譯靡絕
時書無虛月韜戈偃武天下晏如嘉瑞休徵表裏禔福
猗歟偉歟無得而名者也朕又聞之德厚者流光治辨
者禮縟是以周之文武漢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謚號斯
重豈非緣情稱述卽崇顯之義乎高祖文皇帝宜別建
廟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烝烝之懷有司以
時創造務合典制又名位旣殊禮亦異等天子七廟事

三禮考卷之十九
著前經諸侯二昭義有差降故其以多爲貴王者之禮
今可依用貽厥後昆

右隋廟制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九

